

佳作

作者：盧冠宏

緣

「怎麼？你也在這啊？」

當我醒來的時候，第一眼便瞥見你的身影，我簡直狂喜得不能自己！上輩子到底做了什麼善事，才能讓我，在此時、此地遇見你，縱使我知道這絕不可能，但它確實發生了，像奇蹟一樣降臨在你我身上。試想兩個孤單的靈魂在大海浮沉，要怎樣才能在無窮極的汪洋，看見彼此的影子？要怎樣，才能在陣陣浪濤中，找到泡沫般的絮語呢？其他兄弟姊妹想必是找不回來了，本來我也沒有甚麼期待，就這樣被無數陌生的同類淹沒，也預備要學習如何獨處，和如何讓自己看起來更堅強；你的出現打亂了我的計畫，但我樂於被你打斷，因為此生最大的幸福已悄然擁抱我，即使這份幸福不能天長地久，曾經經歷的就能令我滿足，畢竟，世界上有多少個「我們」，能夠驗證這緣分呢？

記得嗎？當初的回憶，也忘記那時候，是誰先出來，總之，兄弟姊妹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來一個；怎麼可能會忘記？怎麼可能會忘記？來自輸卵管的壓迫感，肌肉全絞緊在一起，彷彿世界即將窒息，我們的身體被一寸寸地推動著，隨時都有被碾碎的可能，幸好母親事先有教導我們變堅強，使我們能對抗如洪流般的巨大壓力，現在越想，越能體會母親當時的苦心。至於出來的那一剎那，我不是你，當然不知道你的記憶，倒是對自己的還有點印象，肌肉推動我的力量越來越細微，一股嶄新且未知的力量——人類稱之為地心引力，把我拉進空氣中，就這麼暴露著，與此同時，光線從四面八方灌進來，搞得我頭暈目眩。在那個徹底被地心引力拖走的瞬間，我的世界從此變了，再回不去了，就算地心引力消失也是。我落在一堆枯草上，兩個世界的落差實在太大，我早昏過去了，連母親的面都沒見到，只依稀記得身上還有些許分泌物。

自從我醒來後，就在這輪卡車上了，這裡十分幽暗，幾乎沒有光線透入，不過比起在輸卵管那噩夢般的黑，這裡明亮多了，從塑膠籃子的間隙向外看去，隱約看見世界在後退，每隔一段時間，塑膠籃子就會很有規律地跳動，我們也隨之微微振動，如同其他沉睡的同類的鼾聲，仔細聆聽，還能發現卡車引擎撲撲的低吼聲，柏油就在這低吼中，以未知的方法在引擎裡製造出來，接著以極快的速度往後吐出；船過，船尾總是有兩道水紋在水面划過，車過，則留下灰色的柏油對世界延展，但水紋會被撫平，柏油則不，順著它往回走應該能找回我們未曾謀面的母親吧？然而我知道這只是個妄

想，那段失落的記憶，要用甚麼回填？我甚至能預見，我們在鋼筋水泥做成的喧鬧中滾來滾去，最後在政客的官邸前粉身碎骨。既不能追尋過去，亦不知未來將在何處，老實說：我真有點徬徨。

這裡好冷，而你居然在我身旁，這到底是個什麼不可多得的機緣呢？看著一盒一盒薄膜擺在那兒，我只能默默任由一隻手掌安排我的運命，我的期望和失望，都與他無關。眼睜睜看著這一切就這麼自然地發生了，看著你被種進也許是前生就注定的位置，我表面裝作不在乎，就算發現我在你隔壁也是，只是你可能曾發覺我心中的澎湃？我終究保持著莫名的矜持，沒有對你傾訴我的心情，透明的塑膠薄膜像斬首大刀一樣揮下，斬出我們之間最近但遙不可及的距離，我的期待與失望，都和它無關。我們在日光燈的照射下，顯得晶瑩白皙，這大概是我們最風光的時候了，代價是必須在家庭主婦前被議論一番，還得忍受你我之間的距離，有時用餘光瞄你，又趕緊回頭反射白潤的光澤，你也和我一樣嗎？一隻快手在我們面前停了良久，然後俐落地拾起我們，連同塑膠薄膜和其他同類，不知過了多久，我們都於如極地永夜般的冰箱睡去……。

日光燈再次喚醒我，冰箱門被打開了，那隻手把我和另一個同類——沒有你，迅速抓走，打自心底最深切的呼喚，不知道竟哽著叫不出聲音，我哭吼，無聲的，卻喚不起沉睡的你，也許我們都變得太堅強，外表那層殼包覆著柔軟的心，以致遇見能敞開心胸的彼此，也生疏地不知所措，也失去了看破外在偽裝的能力，我後悔了，為甚麼當初不吐露自己的喜悅，徒留一個後悔的自己呢？你一定會懂得，可是不說，你知道我這份心意嗎？我最後仍然沒有看出你發現了沒有——你沉沉地睡著，至少這是我離你最近的一次，但馬上被拉遠到永恆，你醒來後，還能聽見回音嗎？碗公粗暴地把殼擊碎，這是我第二次體會到地心引力，望著天花板，被拖入失望的深淵，接著筷子魯莽地攪我和他，面對死亡，我並不恐懼，我中有他，他中有我，不情願的混合，失望逐漸走向一片空白，油鍋已經滋滋作響……。

臨走前，他還嘲笑我的懦弱，彷彿自己已經走過好幾回似的。